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2年7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边强

民居遗韵

土木建造

汤勇 潘敬

●九龙县上团乡放马坪村民居

本章选取的也正是九龙县具有代表性的古老建筑样式。该建筑集于九龙县上团乡放马坪村,建筑时间不是太久,大体样式较为传统,外观和自然背景融合,贴切不张扬。立面细节较丰富,注重石材和木材结合,石材墙面粗犷原始,木材墙面细腻丰富,形成鲜明对比和独特美感。石墙的转角处使用较大石块砌筑,形成民居硬朗的线条感,石墙外无涂饰层,肌理暴露。色彩方面以土本色为主,同时墙面表面的凹凸不平也增加了墙体表面的暴露面积,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墙体有明显的收分处理,增强了民居的透视感,屋檐外挑突出,三棱空间退台、架空、跌落等处理带来的镂空感削弱了石墙的过于厚重和沉闷,外观更加美观、平衡富于变化。一层开窗不多;二层的窗户相对其他地方较多且较大,有窗棂,排列整齐,分布较均匀,外观整体简洁、朴实且美观协调。

●康定市民居

康定,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州东部,是《康定情歌》的故乡,茶马古道重镇,藏汉文化交汇中心。康定系汉语名,因丹达山以东为“康”,取康地安定之意,故名。藏语称康定为“折拉多”,意为打曲(雅拉河)、折曲(折多河)两河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康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全市幅员面积1.16万平方公里。康定古为羌地。三国蜀汉称“打箭炉”;隋为嘉良地;唐宋属吐蕃;元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固始汗在木雅设置管官;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军平定木雅管官昌烈集之乱后,复设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简称“明正土司”);清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雍正十一年(1733年)置打箭炉厅,设同知;光绪二十九年(1903)升为直隶厅,隶建昌道;三十四年(1908)改为康定府;民国二年(1913年)设康定县,属川边特别行政区,为西康省会。1950年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州府驻地;1955年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驻地;2015年2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

康定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山地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形复杂多样,大雪山脉之折多山将其境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为高山峡谷区,谷深、坡陡、山高是东部的重要地貌特征,“蜀山之王”——贡嘎山就在本区东南沿;西部为山原区,但有山原和丘状高原两种地貌特征。康定不仅资源丰富,而且高原风光十分优美,塔公草原、沙德古碉、贡嘎奇峰、高原湖泊等共同构成康定优美的旅游风光。

文化多元并包的康定,其古老民居建筑特点也因循其文化而呈现出风格迥异的建筑风格,境内折西和折东地区的建筑风格各不相同,又相互联系。处于横断山区的康定,房屋建筑不论是折西还是折东,取材均来自于当地丰富的石材及木材。康定折东片区受川西建筑风格的影响,老式民居建筑以川西民居建筑风格为主。由一楼一底的穿斗木结构搭建,并就近选取石块垒砌而成。而折西片区是木雅文化的主要区域,其建筑则更具有地域特色,主要以石木结构为主。民居绝大部分是三—四层的楼房。每户建筑面积多则上千平方米,少则也有三、四百平方米。木雅人对修建房屋十分讲究,从墙体的砌筑技术到结构的设计,木材的选取,从外观造型到室内装修尽可能地达到最好的水平。木雅民居平面呈方形或纵长方形,外墙按百分之三比例收分,内墙垂直。主楼屋面一般为平屋顶,楼顶的经堂或单独修建的佛殿在粘土屋面上,铺设木板或石板,屋顶四角砌筑方形石墩,用来插立挂有经幡的树枝。屋顶正面修造圆形香炉,用石头砌成后,涂上白灰,楼房檐口及窗楣、门楣设置藏式木椽,并刷成棕色,檐口刷白色线条,门窗用白灰刷边框,墙体保持石头本色,显得更贴近自然。

遥远的村庄

望雪域

◎谷语

星月沉
原野苍茫 雪域高原
在经幡上飘动
你窗前可有月影和啼鸟的娇鸣
拉萨河的雪水
八角街的转经筒 雪域高原
在布达拉宫高墙上闪耀
你可曾找到你要的幸福和安宁

仓央嘉措的情歌
玛吉阿米酒馆 雪域高原
在一杯青稞酒里晃动
你可曾像我 把往事一遍一遍翻阅

请幸福吧 莫问对错
朝露人生 弹指间只剩背影
我们所能抓住的只是几丝飘荡的回忆
和触情生情的心灵抽痛

无法走近你
可望不可即的雪域高原
料想你身着藏装 挽着高高的发髻
用善良 勤劳和爱 在苦寒之地散发温暖

多想化身为一滴水 炽热的爱
将自己蒸发 遇你的冷凝成雪
悄然飘落在你安眠的窗前
你永远不知道 我曾来过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走进康巴

美在路上

◎冯杰

这次出差路线是期待已久的国道317线,成都出发至最终目的地德格县。从成都驱车一路向西,雅康高速道路两旁满眼翠绿,经雅雨滋润后的树木焕然一新,潮湿的空气中混杂着泥土的气息,天然的植被掠过车窗,无比展示着盛夏的富有。车过二郎山隧道,想起从小就听父亲提及的二郎山隧道,记忆中对二郎山的印象就是高、奇、险、峻,如今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高呀么高万丈”的二郎山打通了一条十多分钟就可以穿越的隧道,实现了穿越二郎山的天堑变通途。刚穿越二郎山隧道,迎面就是高耸入云的钢铁巨龙——川藏第一桥大渡河大桥,桥体横跨大渡河两岸,雄伟的钢架牢牢嵌在两岸的山壁上,两条巨龙般的钢索拉近了川西人民的距离,红色的桥面搭载着革命的基因,承载着先辈们的热血,让我肃然起敬。

下了高速,还没驶入康定市区就看见岩壁上硕大的经文和佛像,展示出情歌之城的多元文化。进入康定城区,多样的现代楼宇,五彩斑斓的藏式建筑,现代建筑冲击着眼球。路上行人穿着独具特色的藏式服装,手摇动着转经筒,还有骑马奔袭的汉子。多情的折多河翻腾着汨汨的浪花,如一匹白练,更

像一条巨龙在游走柔情万般,弹奏出一首动人的“康定情歌”。

折多山,是康巴第一关,翻过了这座山,就正式进入了康巴,也是当地人说的“关外”。山间是蜿蜒盘山公路,山顶弥漫着漂亮的云海,让人们在攀越山峰的过程中可享受一番视觉的盛宴。翻越折多山的时候是中午,湛蓝的天空,太阳挂在正中,照着垭口的白塔格外耀眼。经幡被吹得哗啦啦响,风马带着虔诚的信念涌向天空,护栏上的涂鸦留下了人们的思念与祝福,游客们驻足拍照留恋,寄托着对这片土地的恩赐依依不舍。

翻越折多山后,开始赶往道孚县的路上,来到了格萨尔王征战过的草原——龙灯草原。一进入龙灯草原,辽阔的草原大地一碧万顷,天高地迥,顿觉宇宙之无穷。大地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草木不慌不忙地生长,牛群垂着头向草地诉说着秘密,秃鹫低空盘旋守

护着这方净土,溪水像一条美丽的玉带蜿蜒匍匐在草原之中,静静地越

时空,流向远方。牧民把一生的希望和前景都寄托在这片牧场上,繁衍生灵,亘古不变。我唯有放慢车速,缄默不语去感受这方天地的宁静与祥和。遥想当年格萨尔王金戈铁马,旌旗猎猎、烽烟滚滚、驰骋沙场的英姿,仿佛远接天边,尽在眼前。

车从道孚县开往炉霍县的途中,一颗高原明珠——卡萨湖,好似一颗蓝宝石静静地镶嵌在那里,一池水碧波连天,水鸟在水草中悠然觅食。湖水将天上的白云拉入怀抱,群山映照着它的容颜,在317国道上,闪烁着沁人的光芒,吸引着无数脚步驻足缠绵。

黄昏时分,夕阳将最后的余晖毫不吝惜地洒在没有尽头的大地上,驱我前行。四周黑暗的群山和远近的事物都融化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之中。草原的夜,格外空旷,慢慢砥进目的地德格县,在

久闻川藏线风光
绮丽,景色万千,是自驾游的好去处。这次借着出差的机会,我用车轮去丈量这片神奇而又向往的土地。

翻越雀儿山的途中,娃娃脸的天气说变就变。黑夜用滚动的雷声霸气登场,银鳞的闪电辉映着他的主权,刺破这雀儿山脉逃逸的宁静。

雀儿山被誉为川藏第一险,变换莫测的天气,高海拔低氧的条件,山间的崎岖,冬天结冰的险峻,这些自然因素都是雀儿山得名第一险的原因。穿过雀儿山隧道后,夜晚11点左右,我们终于到达了德格县城。在第二天工作时间内,我参观了德格印经院。德格印经院是藏传佛教权威的印刷机构,里面有年代久远的印经版,印刷着古老的经书,德格印经院印制的经书不仅精美,它还属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看见密密麻麻经书摆放在二楼的藏经阁中,无不彰显出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印证了“不到德格,未游康巴的真谛”。

轻轻地来了,正如我轻轻地走。川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你使我流连忘返,魂牵梦绕。我喜欢康定那最动人的情歌,钟情于龙灯草原那天高地迥的辽阔,沉醉过高原明珠卡萨湖那秀美的风光,更折服于曾打通雀儿山隧道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壮举。

美在路上,我还要不断前行。

藏彝走廊

火把情

◎沙马鲁石

我的家乡在九龙县三坝镇即呷村韭菜坪,那是我梦回萦绕的地方。

斜阳洒向荒凉的大地,唤醒了沉睡的人,青瓦萧萧,青草凄凄。昔日小径路上,深看一眼,我仿佛能听见岁月在墙壁剥落的声音。目光辗转,仰望晚霞与孤鹜齐飞。一丝心绪,一个彝家姑娘,一片苞谷、洋芋地,几滴冷冷的雨,这是雨中的彝寨。飘渺朦胧,如烟似雾,有点惆怅,这便是我的家乡。

一年一度的彝家火把节就要到了,在灯火通明,火树银花的欢乐节日夜,我常常想起你,三坝家乡的火把。在过去一切百废待兴的那段日子,偏僻贫穷的九龙县三坝山区,不要说电灯,就是煤油灯,也弥足珍贵。火把,自然成了我们寨子人家主要的光明来源。

夜降临,河谷山梁,每家每户和来往行人燃起火把。漫山遍野,点点星辰,如苍海游龙。三坝家乡的夜晚,骤然变成一个美妙神秘的童话世界。家乡的火

把用易燃耐久的山竹和麻杆等材料搭配制成,用青藤或竹篾捆扎得严严实实。小束的火把用作家中照明,大束的火把用于野外探路,能抵御淫雨山风的袭击。即使夏日雷雨夜,火把的光焰被大雨暂时湮灭了。大雨一过,将火把使劲一挥,璀璨炫丽的光焰又一下伸展开来,使人立马心花怒放,为之一振。

勤劳善良的人们劳累了一整天,回到阴暗潮湿的小屋,点燃一两支火把,疲劳瞬间就像瘟神一下溜走了。或劈柴磨面,喂猪煮饭;或料理家务,挑针引线;或翻山越岭,走亲串戚……如歌如诉的光焰,一直把家乡人民送入沉沉的梦乡。夜色苍茫中挨冻受饿,盼望大人归来的孩子们,见到火把就见到亲人。于是,泪光盈盈,一头扑进温暖的阿妈怀抱,嘴里不停呼喊母亲……火把就是母亲,就是温暖和光明啊!

我对家乡火把的最初感受,始于儿时时的一个冬夜。那时的老家沿途宿鸟

幽鸣,林涛呼啸。慑于黑夜的狰狞和大山的威严,我惊恐地哭了。母亲急忙把火把高高擎到我面前说,我们要到一个很好的姑姑家去。许是火把的光焰和母亲的慈颜吧,我收敛了哭声,在阿妈温暖宽厚的背上熟睡了。长大后,我走上了离家百余里山路的二区柞木林中初中。每逢节假日,因念家和节省在校的生活费开支,我和一位家乡同学,总是上完课或开完散学典礼就起程回家。那时,偏僻的九龙各乡镇还没有通公路,走在半路天黑了,我们就到附近人家点燃事先准备好的火把。崎岖的山路,一下烈焰通红。我们兴高采烈地说着话,不时欢呼。当夜深更深,火把光焰阑珊时,我们就已抵达了温暖的家。

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离家更远。要翻几座大山,过十多道惊心动魄的铁索桥。但有家乡的火把,我们仍然不分秋冬寒暑,昼夜往返于家乡和校

藏族生命美学

羌之考问

◎扎西次仁

关于嘉绒族群的先民,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多认为其前身和最原始的成就是“西山诸羌”,后来他们与藏族融合后才形成今天的嘉绒。笔者认为,嘉绒族群最本源和主体成分,是历史上一脉相承的“夷”,而非“氏”和“羌”。笔者对中国学术界传统主流的康巴藏族与西南诸少数民族为“氏羌说”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使我们耳目一新,教益匪浅。

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其《羌族源流探索》中也指出:牦牛,藏语称为“雅”,是青藏高原羌塘的一种野牛。殷周之际,已被藏族先民驯养成乳、肉、毛、皮兼用的主要家畜。殷周之际,藏族先民还成功地将牦牛和黄牛杂交,培育出犏牛这一优良家畜。

早在殷周前,藏族先民也已把古代盘羊驯养为牧畜,并进而逐步改良成为绵羊。殷商甲骨文创造的羊字,就是盘羊角,大眼藏绵羊头的图形,这说明殷商饲养的羊就是藏绵羊。藏犬本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一种猛兽,与狼相同,体大毛长,异常凶猛。先秦史籍称之为獒,是最优秀的牧羊犬。据说,藏獒驯养成功的时间距今已有4000万年,说明藏族先民经过长期艰辛的努力才将其驯养成功。

海拔3000—5000米的青藏高原,没有野麦生长,只有燕麦生长。据任乃强先生推断,也是藏族先民将牧畜喜欢的野燕麦进行人工栽培,经长期选种,变成了雪域藏民特有的青稞。

如此之例还很多。总之,我们仔细想一想,《后汉书》《北史》《隋书》《史记》《新唐书》等汉文史籍中有关羌人的种种记载,无论其为猕猴种、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逐水草而居、饲养六畜、住帐房、议事举行盟会、垒石为屋、居碉楼、妇女聪明机智、头发披面、重战

死、轻病死等精神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都十清楚地印证了汉史中的羌人实际上指的就是古代藏族。藏族从古至今就这样生活在青藏高原上。

有趣的是,羌族叙事诗《羌戈大战》传说,岷江上游的羌人是西西南南而来的,戈基人是其中的一支,最先居住在岷江上游,戈基人行石棺葬。有些羌寨中还传说,羌人祖先来自盛产牦牛的遥远地方。从我们难道不能解读出羌人实际上就是古代藏族吗?

我还有一个疑问,既然羌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字?为什么他们最后在汉藏交界的一个狭窄地带生活?为什么他们没有集体的历史记忆,而要靠汉史记载的史实作为自己整个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

汉史确凿无疑地说姜姓炎帝是羌,而汉族起源于轩辕氏黄帝这是汉族同胞供认不讳的。炎帝族系代表的是羌系(藏)文化,黄帝族系代表的是汉文化。看来,汉藏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这也是确凿无疑的。

中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认为:“现在的中华民族,是吸收无数民族,在一定文化一定民族的基础上,经四五千年的长期斗争和融合,才逐渐形成起来。这里所谓民族基础,无疑地应该说是从黄帝传下的华族(周代称华夏,汉以后称汉族)。古代传说,不论如何分歧荒诞,从没有认大昊、炎帝、蚩尤做自己的祖先的。大昊是人头蛇身,女娲是蛇身,炎帝是牛头,蚩尤更描写成大怪物。独黄帝系统的古帝,全是人形。这显然含有偏见,但正是说明古史的基于,从黄帝一族流传下来。”中国史学界正是持这种正统的主流观点,因而要接受上述非主流观点是十分困难的。为此,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十分艰巨。



第1023期